

中国人关系强度的构面分析

罗家德¹、谢朝霞

如需引用，请引自

罗家德与谢朝霞，2008，「中国人关系强度的构面分析」，*关系管理研究* vol 6: 53-68。

长久以来社会网理论中最主要的关系分类方法一直是强、弱连带之分。格兰诺维特提出连带强度(tie strength)因四个构面而不同——关系的久暂、互动的频率、亲密程度以及互惠内容(Granovetter 1973)。然而中国人心理学的研究却指出，中国人的关系不同与西方的社会连带 (social ties)。那么，西方所用以测量连带强度的指标是否适用于中国？影响中国人关系强度的有哪些因素？本文即试图以本土实证资料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中国人关系的三分法

格兰诺维特“弱连带优势”理论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首发其凡地分析了个人层次关系的议题，将社会关系分为了强、弱连带，并指出弱连带因为分布的范围广，重复性低，所以流通的信息较多，以弱连带找职会有较好的找职结果。自格兰诺维特之后，社会网理论中最主要的关系分类方法一直是强、弱之分。格兰诺维特提出连带强度(tie strength)因四个构面而不同——关系的久暂、互动的频率、亲密程度以及互惠内容(Granovetter 1973)。前三者都获得了衡量，发展出有信度的指针，并被美国列入全国的一般社会调查之中(Marsden and Campbell 1984)，也逐渐发展出一套自我中心社会网(ego-centered network)的调查方法(Burt 1984; Lin 2001)，使关系的研究不止有了结构计算方法，而且有了有效的问卷问项及调查方法。

格兰诺维特分社会连带为强、弱两类，这适用于中国社会吗？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诚如费孝通(Fei 1948)所言，中国人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因为关系亲疏远近之不同而形成由内而外的一层一层关系网络，不同层的关系适用不同的互动规范。差序格局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为出发点，向外连

¹罗家德为 Corresponding author，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地址：北京清华大学熊知行楼社会学系。Tel:86-10-62771827 EXT. 309 ; E-mail: jdluo@mail.tsinghua.edu.cn。本研究计划感谢清华大学九八五计划之经费支持。

结各样的关系而成自我中心社会网，但每一个网中的他人，又有其为中心的自我中心社会网，网网相连，结成一片。

杨国枢(1993)延伸了费孝通之意，分差序格局的关系网为三层一家人、熟人与生人。黄光国进一步指出中国人的差序格局由内而外有三层关系，而且每一层都适用了不同的交换规范，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以及混合了情感与工具交换的混合性关系(Hwang 1987; 黄光国 1988)，其互动规范分别适用于需求法则、公平法则以及人情法则。我则称之为拟似家人关系、弱关系以及熟人关系(罗家德 2006)。

这种在中国人的关系研究中将关系四分是经常见到的。边燕杰与李昱(2001)就曾提出西方的强连带概念在中国应该分为朋友与亲人，所以中国人的关系可分为弱连带、朋友关系与亲人关系，十分雷同于以上分法。

另外，王绍光与刘欣(2002)对各种角色受到信任程度的资料作因素分析，也发现四种因素，最不值得信任的是社会上的多数人以及一般熟人关系，也就是陌生人及一般认识的人，第二层次的包括领导、同事与邻居，他们被称为熟人关系，也就是认识而有互动的人，较高层次包括密友及一般朋友，他们被称为朋友，最值得信任的则是“亲人”，包括了家庭成员、直系亲属及其它亲属。除了陌生人外，也是三种分类，十分类似于本文的分类。另外和边燕杰的分法相同，此处的朋友似乎也是强调情感关系的，和熟人关系所强调的人情法则的交换关系有所不同。

不同的是，本文所着重关系分类以黄光国的理论为依据，所以以交换的原则为主，黄光国强调情感性关系适用的是需求法则，也就是关系圈内的人的需求，我必须加以满足，而且不能求取回报，同样的，我的需求，圈内的人也要心存善意地竭力帮忙，不问回报。不过需求法则与真实的家人关系间的互动行为仍有一些距离，把中国家庭看成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地依需求而分配，恐怕太理想化了，家族内的工具性交换与政治斗争其实到处可见，工具交换与“报”的法则依然适用。中国人关系的基础是建基在家族与儒家伦理上的(翟学伟 2005)，所以需求法则更合适的用语，应是“人伦法则”，实际上，在这类关系中，用“均分”一词更加传神，也就是凡事都该拿出来分享，符合了中国社会小圈圈内“见者有份”的行为模式(翟学伟 2005)，所以均分与报都是家人关系间交换的法则。

依人伦法则交换的人并不一定止于亲属，而是陈介玄所说的“拟似亲属连带”（1994；1995），包括那些因为结拜成兄弟，收养而为亲人，或结成姻亲的人，这些都被纳入五伦范围内。所以“亲人”与拟似家人关系仍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边界是可以动态改变的。

黄光国以为人情交换是标识熟人关系与弱关系不同的地方。弱关系就是一般的社会交换关系，人情交换则与一般的社会交换有所不同，其有几项特点，一是长时段的交换，可以延续一生，三十年报恩不嫌晚，说明了其长时性。二是它的不可明言性，交换是其本质，但在儒家伦理的掩饰下，不可明言其为交换，所以不能讨价还价，不能限时要求回报，施恩的人甚至不能提，一提醒就不是人情了。三是它的交换本质，人情毕竟是要还的，所以人情帐是熟人关系最好的标记，施恩的人不能提，但受恩的人一定不能忘，有了机会要赶快还，毕竟人情急似债。四是它的无法偿清性，人情交换中一旦把人情帐摊开来，偿清了，就表示关系也完了，所以还人情时总是多还一点或少还一点，大家心理有数，以后还要继续交换。五是个人专属性，给人情往往是针对对方的特殊需求，尤其是紧急需求给出去的，这样的人情才能表达出「我与你关系不一样」、「我十分了解你」等等体己的行为（罗家德 2006；2007）。

可以看出，无论具体冠以何种名称，中国人的关系研究中普遍的将关系划分为三个层次。本文研究中采用了这样的分类方法，并将关系按照由弱到强的顺序划分为弱关系、熟人关系和拟似家人关系。

二、中国人关系强度的构面

在格兰诺维特对强、弱连带的划分中，弱连带是一般交换关系，而强连带则主要情感关系。强连带也会有交换关系，但这是情感关系的副产品，情感投入正是强、弱连带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因此，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系强度的在四个构面——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与互惠内容，其中，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行为及亲密话题都得到了衡量(Masden and Campbell 1984)。在中国人的关系划分中，弱关系是工具性关系，熟人关系兼具工具交换和情感的混合关系，拟似家人关系则是以情感性关系为主，以家庭伦理规范着互动与交换。因此，情感关系的有无和其强度仍然是区分关系类型的重要依据。可以推断，格兰诺维特提出的连带强度的前三个构面同样适用于中国关系类型的划分。由于互惠内容这一

指标较难在标准问卷中量化测量，而亲密程度可以划分为话题亲密和行为亲密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 1：认识久暂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

假设 2：互动频率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

假设 3a：亲密话题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

假设 3b：亲密行为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

依据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Heider 1958)，格兰诺维特(1973)以为强连带必然会造成双方把对方认识的人变成自己认识的人，而形成一张共同的社会网。Davis, Holland 和 Leinhardt (1971) 提出了可传递性命题，即：人际间的选择具有传递性，如果行动者 P 选了行动者 O，而 O 又选了行动者 X 的话，那么 P 也很可能选 X。随后这一命题得到了数据支持 (Holland and Leinhardt 1975)。他们还在对在校学生和其它群体中学龄儿童的关系研究中发现，关系的传递性会随着行动者年龄增大而增长 (Leinhardt 1972;1973; Hallinan and Hutchins 1980)。Wasserman 和 Faust (1994) 也使用三边关系分析方法 (Triads) 论证了关系的可传递属性，并指出这种属性使得人们倾向于在子群 (subgroup) 中相互选择，即共享一张社会网。罗家德 (2006) 则指出，在中国社会中是否愿意充当介绍人和担保人是两人关系是否亲密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因此，双方是否有很多共同认识的人，是否处于共同的社会网中，也是关系强度的一个重要构面。由此，我们得到第四个假设：

假设 4：亲密朋友圈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

三、研究方法

1, 问卷设计

本研究采用个人中心网的研究方法，请被调查者回忆最近一段时间其遇到困难时会去求助的五个对象，并在个人中心网问卷的第一栏写下其名字的代码。关系的久暂、互动的频率、亲密程度在西方社会网研究中都获得了衡量，发展出有信度的指针。因此，在测量这三个指标时，本研究以西方成熟的问卷设计为基础，并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作了相应的修改。

问卷第一题先要求填答者判断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家人”——包括父母、

夫妇、子女及兄弟姐妹，“亲戚”、“好朋友”、“普通朋友”还是“认识的人”。

第二题测量的是认识久暂，共有五个选项：“刚刚认识”、“半年到一年”、“一年到三年”、“三年到十年”、“十年以上”，各项分值分别是 2 分、4 分、6 分、8 分和 10 分；第三题测量的是联络频率，也有五个选项：“好多年没联络”、“一年至少一次”、“一个月至少一次”、“一周至少一次”、“一天至少一次”，分值依次也是 2 分、4 分、6 分、8 分和 10 分；第四题和第五题测量分别是亲密话题和亲密行为，是用来测量测量双方的亲密程度。这两题分别各有 10 个选项，按照亲密程度由低到高排列，分值也由 1 逐渐增加到 10。第六题测量双方亲密朋友圈，有四个选项：“没有什么共同认识的人”、“一群都不大熟的共同认识的人”、“一小群都十分熟的共同认识的人”、“好几群十分熟的共同认识的人”，分值分别是 1 分、4 分、7 分、10 分。最后，在第七题的时候，请参与调查者判断双方关系类型是“弱关系”、“熟人关系”或者“拟似家人关系”。

2, 资料收集

本研究的资料来自于对香港和新加坡三个 EMBA 班上学员的问卷调查，包括了大陆，香港以及新加坡的学生。在问卷调查前，参与者都接受了关于中国人关系类型区分的相关培训，以确保其了解“弱关系”、“熟人关系”和“拟似家人关系”这三个概念的含义。结果，三个班共有 59 份有效问卷，其中 23 份来自香港，36 份来自新加坡。由于每份问卷都会回答一到五个关系的内涵与类型，所以共得到 220 笔用于分析的有效数据。

四、数据分析

1, 因子分析

关系久暂、互动频率、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这五个指标究竟是否能形成中国人关系强度的构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先将测量这五个指标的第二至第六题在 SPSS 中作因子分析，并将析出的因子与关系类型（第七题）作相关分析。

表 1 第二题到第六题因子分析结果

图 1 因子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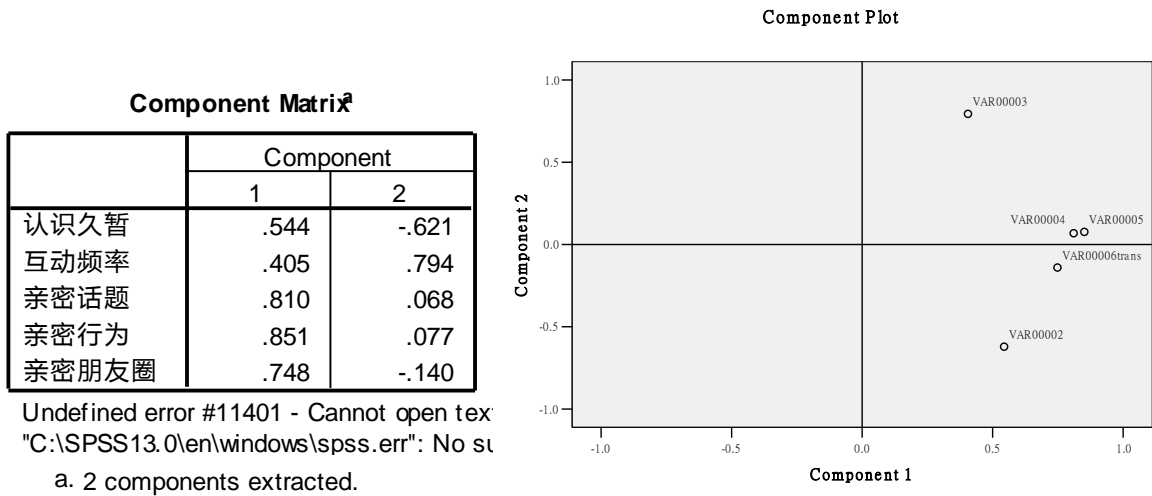


表 2 因子 1 与关系类型的相关分析

		REGR factor score 1 for analysis 1	关系类型
REGR factor score 1 for analysis 1	Pearson Correlation	1	.663**
	Sig. (2-tailed)		.000
	N	296	296
关系类型	Pearson Correlation	.663**	1
	Sig. (2-tailed)	.000	
	N	296	296

**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分析发现，这五道题共析出了两个因子（表 1）。其中因子 1 主要由亲密话题（0.810）、亲密行为（0.851）和亲密朋友圈（0.748）这三道题所贡献。由分析结果和因子分布图可以看到，这三题相距很近，聚合较好，可以归入一个构面（图 1）。因子 2 主要由认识久暂和互动频率这两题所贡献。由分析结果和因子分布图中可看到，这两题相聚较远，其中认识久暂（-0.621）与互动频率（0.794）的因子负荷量竟然是正负相反的，无法归在一个构面中。因此，下文分析中仅因子 1 作为整体考虑，而将认识久暂和互动频率分别进行分析。

将因子 1 与关系类型做相关分析发现，因子 1 与关系类型显着相关，相关系数为 0.663。可见，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可以形成中国人关系的一个构面。

2, 偏相关分析

(1) 认识久暂, 互动频率

为了考察认识久暂和互动频率是否会对关系产生影响, 我们控制住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这三题, 而分别将认识久暂、互动频率与关系类型做相关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表 3 认识久暂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分析

Correlations				
Control Variables			认识久暂	关系类型
亲密话题 & 亲密行为 & 亲密朋友圈	认识久暂	Correlation	1.000	.287
		Significance (2-tailed)	.	.000
		df	0	291
	关系类型	Correlation	.287	1.000
		Significance (2-tailed)	.000	.
		df	291	0

表 4 互动频率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分析

Correlations				
Control Variables			互动频率	关系类型
亲密话题 & 亲密行为 & 亲密朋友圈	互动频率	Correlation	1.000	.105
		Significance (2-tailed)	.	.071
		df	0	291
	关系类型	Correlation	.105	1.000
		Significance (2-tailed)	.071	.
		df	291	0

可以看到, 在控制了亲密行为、亲密话题和亲密朋友圈之后, 认识久暂与关系类型仍然显著相关, 相关系数为 0.287, 这说明认识久暂对关系类型有一定的影响, 假设 1 得到支持 (表 4)。而互动频率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分析结果则未通过双尾检验, 这说明互动频率对关系类型没有显著影响, 假设 2 被否定。

(2) 亲密话题, 亲密行为, 亲密朋友圈

为了进一步考察因子 1 中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对关系类型的影响程度, 并尽可能的排除中介作用, 控制住认识久暂和互动频率这两道题, 分别做亲密行为、亲密话题和亲密朋友圈这三题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 得到结果如下:

表 5 亲密话题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

Correlations

Control Variables			亲密话题	关系类型
互动频率 & 认识久暂	亲密话题	Correlation	1.000	.303
		Significance (2-tailed)	.	.000
		df	0	216
	关系类型	Correlation	.303	1.000
		Significance (2-tailed)	.000	.
		df	216	0

表 6 亲密行为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

Correlations

Control Variables			亲密行为	关系类型
互动频率 & 认识久暂	亲密行为	Correlation	1.000	.506
		Significance (2-tailed)	.	.000
		df	0	216
	关系类型	Correlation	.506	1.000
		Significance (2-tailed)	.000	.
		df	216	0

表 7 亲密朋友圈与关系类型的偏相关

Correlations

Control Variables			亲密朋友圈	关系类型
互动频率 & 认识久暂	亲密朋友圈	Correlation	1.000	.423
		Significance (2-tailed)	.	.000
		df	0	216
	关系类型	Correlation	.423	1.000
		Significance (2-tailed)	.000	.
		df	216	0

可以看到，在排除了认识久暂和互动频率的影响之后，亲密话题、亲密行为和亲密朋友圈这三题与关系类型都显着相关，且相关系数都大于认识久暂，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亲密行为（0.506），亲密朋友圈（0.423），亲密话题（0.303）。因此，假设 3a “亲密话题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3b “亲密行为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 和假设 4 “亲密朋友圈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构面” 都得到了支持。

五，结论和讨论

1,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格兰诺维特所说的连带强度的几个构面并非都适用于中国人的关系。其中, 互动频率是没有影响的, 一段时间内高频率的互动并不能说明双方关系紧密。认识久暂对关系类型有一定的影响, 而影响更大的则是亲密程度和亲密朋友圈。因此, 中国人关系强度的构面应该修正为认识久暂、亲密程度和亲密朋友圈。另外, 在分析中也可以看到, 在测量亲密程度的两个指标——亲密行为和亲密话题中, 亲密行为的影响更加重要。

其中, 亲密行为与亲密话题以及亲密朋友圈可以归类为一个构面, 我仍称之为亲密程度。当我们不将关系分成强、弱二分, 而是将之分成三类, 而且以人际交换的法则作分类标准时, 这三项会是最好的衡量标准。认识久暂单独形成一个构面, 而且也与关系强弱相关, 所以亦可以视为关系强弱的衡量标准之一。

2, 研究限制

本文所用的资料来自于 EMBA 班上的学生, 其中包括了香港华人、新加坡华人, 但大多数来自于大陆, 可视为一个华人区的综合性样本。然而为使得填答者了解拟似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弱关系各是什么意思, 所以必须取得对方高度合作, 听讲一个小时之后才能作答, 故此为立意抽样, 而不可能随机抽样, 因此本文的限制之一是结论不能推论到整个华人世界, 更大的推论, 有待更多的实证资料的收集。

本文因为都是 EMBA 学生, 年龄从二十五到五十, 正常为四十上下, 男女比例均衡, 职业上包括了国企海外分部的中、高阶主管, 港、新、外资企业中阶经理以及少数中小企业主, 所以这样一份样本内容, 可以视为华人上班白领的代表性样本, 或则本研究提出的关系构面的衡量可推论适用于此一族群。

本问卷的设计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深度访谈, 主要访谈对象为台湾的企业界经理人, 用来设计问卷问项, 并排序那些话题是比较亲密的, 那些行动是比较亲密的, 从而得到问卷的原始初稿, 结果与美国的 GSS(General Social Survey; Marsden and Campbell 1984)调查中的问项有很大的不同。第二阶段则在北京进行, 让一群企业经理人与研究生参予焦点团体, 共同讨论这份初稿是否合理, 并最终定稿。但这份问卷是否适用于广大的中国其它地区以至于海外华人, 我们必须保持较保守的态度, 毕竟华人之间的亲密话题与亲密行为的内容因地而

不同，能适用所有华人而可以作随机抽样的问卷还有待更进一步开发。

3. 讨论与未来研究

格兰诺维特的四个构面中，互惠内容一直未被有效地衡量（Burt 1984; Marsden and Campbell 1984），所以社会连带这个概念多被指涉为与情感有关的社会联结。然而中国人的关系一直被认为具有强烈的交换色彩（黄光国 1988），所以杨宜音(1995)指出关系应该是双构面的，而且这两个构面会相互独立，也就是工具性交换²是与情感性交换可以互不相关，中国人不必然找情感性强的关系作高密度与高强度的工具性交换。她并画分了关系为九个类型，工具性交换与情感性交换各分三类，从高工具性交换、低情感关系到低工具性交换、高情感关系，分成九种不同的互动规则。

罗家德与张佳音（2007）则以中国组织内的整体网资料分析了不同的互惠行动各具有多少情感性成分，多少工具性成分，结果也显示工具性与情感性虽不完全独立，但也有相当高的相互独立性，而且各项互惠性行为散布在两维的空间中，确实存在有情感性不高但工具性交换很强的互惠行为，比如工作新知的分享。

由以上的理论与资料分析观之，中国人的关系确实有二维性，所以本文的分析只分析了关系的一维，也就是情感性的一维，衡量的是情感强弱。换言之，完整的关系衡量也需要对工具性交换进行衡量，格兰诺维特提出互惠内容也是连带强弱的重要一环是有其道理的，只是过去互惠内容多以交换行为直接表示之，如「谁会给你相关信息」、「谁会在你工作困难时提供咨询」等等(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Krackhardt 1992)，并没有衡量方法，如何找到交换强度的构面及问项，以区别强交换、弱交换，这有待后续的努力。

如果中国人的关系是两维的，那么分类就绝不止三类，情感以强、弱分之，交换也以强、弱分之，就会有第四类关系类型，第四种交换法则，那会是什么？杨宜音分的更细，每一维有强、中、弱三区隔，所以会有九类关系，九种交换法则。其实中国人的思维不是分类与对立的，所以关系具有很高的模糊性(翟学伟 2005)，中国人不但可以用各种方法让关系转换类型，而且不同类的关系间也无法找到清楚的边界，就好比熟人关系是一端，弱关系是另一端，中间还有很多的

² 杨宜音的理论针对黄光国理论提出反驳，据以讨论工具性交换对情感关系的正、负不同的影响，这是一个较大的本土心理学上的争论，尚未有最终结论，所以本文取其工具性的一面，而对情感正负问题存而不论。

过渡地带。所以在过渡地带作更多的细分都可能是合理的，只是分析的复杂性因此急遽升高，如何分类才适中，更值得我们思量。

六，管理学意涵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到，亲密行为、亲密话题和亲密行为是中国人关系强度的一个重要构面。那么，是否有可能通过对这三者的测量来推断关系类型？由于不同的关系类型承载着不同的资源和功用，因此对关系及其类型的判断对于评价个人所拥有的资源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文即从亲密程度这一构面出发，计算各类型关系的亲密程度得分，以尝试寻找到一些临界值作为判断关系类型的参考指标。

1，数据分析

亲密程度、亲密话题和亲密行为这三道题各有十个选项，分值从 1 分到 10 分递增，因此将这三题得分加总得到的亲密程度得分分布在 3 到 30 之间。在问卷的第一题中，我们首先请填答者判断关系类型是“家人关系”、“亲戚”、“好朋友”、“普通朋友”还是“认识的人”。我们推测，填答者对关系不同的描述会使得用亲密程度得分来判断关系类型时的结果不同。在下面的表格中，我们分别统计了“家人关系”、“亲戚”、“好朋友”、“普通朋友”和“认识的人”要被认为弱关系、熟人关系或拟似家人关系时所需要的最低得分（Min）、最高得分（Max）和平均得分（Mean）。N 代表的是选择这一类别的总人数。

表 8 各类型关系的亲密程度得分

	弱关系 sum3	熟人关系	拟似家人关系
家人	无数据	无数据	N: 31 Min: 16 Max: 30 Mean: 26.7097
亲戚	无数据	n: 6 min: 17 Max: 30 Mean: 23.5	N: 17 Min: 16 Max: 29 Mean: 24
好朋友	N: 5 Min: 17 Max: 25 Mean: 21	N: 77 Min: 14 Max: 30 Mean: 23.3766	N: 39 Min: 19 Max: 30 Mean: 27.1282

普通朋友	n: 14 min: 6 Max: 20 Mean:11.7143	n: 7 Min: 11 Max: 24 Mean:17.8571	无数据
认识的人	N: 11 Min: 4 Max: 15 Mean: 8.6364	N: 8 Min: 11 Max: 21 Mean:19	N: 5 Min: 19 Max: 30 Mean:23.4

从以上表格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家人关系，包父母、夫妇、子女、兄弟姊妹都会被归于“拟似家人关系”。可以看到，选择了关系来源为家人关系的最后都将关系类型归为了“拟似家人关系”。这说明在中国社会中，由亲密血缘连接的家人关系仍然是个人信任关系网中最亲近的部分。

2，亲戚没有被归于弱关系的现象，而是部分被归于熟人关系，更多则被归于拟似家人关系。由于问卷设计是要求填答者回忆最近一段时间有求助关系的人，在这里可以看到，仍有求助关系的亲戚，也处于个人信任关系网中相当接近中心的位置。在 23 个填选者中，有 17 人将其归为拟似家人关系，仅有 6 人将其归为熟人关系，拟似家人关系占了近四分之三。此外，熟人关系和拟似家人关系的得分非常接近，仅有微弱的差别（平均值分别为 23.5 和 24，最低值分别为 17 和 16，最大值分别为 30 和 29）。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亲戚在个人信任网络中也处于非常靠近中心的部分，是拟似家人关系重要的来源。对于亲属而言，会被归于熟人关系还是拟似家人关系，两人之间究竟是纯粹的情感关系还是混合关系，并不能用日常交往的亲密程度来判。“血浓于水”的意识使得与亲戚间的互动充满浓厚的情感因素，而这种人情交换中是否还夹杂着工具性计算的成分，或者说工具性计算成分的多少，则并不能由两人话题、行为的亲密程度，或者是共同认识的人的多少来判断，而更可能取决于其它因素。

总而言之，会向其求助的亲戚，有七成五的机会可归类于拟似家人关系，适用人伦法则。只有二成五归为熟人关系，适用人情交换法则。至于亲密程度对其归类没有影响。

3，好朋友基本上被归于熟人关系或拟似家人关系，而很少是弱关系。在 121

个选择了关系来源为好朋友的填答者中，有近 63.64%的人将关系归为熟人关系（77 人），近 32.23%的人将关系归为拟似家人关系（39 人），而仅有占 4.13%的人将关系归为弱关系（5 人）。

此外，可以发现，被归入拟似家人关系和被归入熟人关系的好朋友，其亲密程度得分有着较明显的差异。被归入熟人关系的好朋友，亲密度得分最低只需要 14 分，平均得分为 23.3766；而被归入拟似家人关系的好朋友，亲密度得分最低需要达到 19 分，平均得分为 27.1282。

总而言之，好朋友基本上只有 4%被视为弱关系，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好朋友不是熟人就是拟似家人关系。其间的分野，大致以拟似家人关系的平均值 27 分为界限，27 以上可被视为拟似家人关系，27 以下则是熟人关系。

4，普通朋友不会被归入拟似家人关系，而更可能被归入弱关系。在 21 个填选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将普通朋友归入弱关系，三分之一将其归为熟人关系。与好朋友的情况类似，对普通朋友关系类型的判断与其亲密程度得分有着较明显的关联：普通朋友而是弱关系者，最低得分为 6 分，平均得分为 11.7143；而普通朋友要被归入熟人关系，最低得分为 11，平均得分为 17.8571。

朋友而又普通，一般理解上普通朋友会被视为有较为经常的社会交换但较少加入情感因素的关系。以上表格中普通朋友多被归入弱关系的事实也辅证了这一判断。然而，也可以看到，普通朋友也有一部分被归入熟人关系，并且这一部分人的关系亲密程度明显高于弱关系。可以推测，普通朋友之间随着交换的增加与亲密程度拉近，有可能逐渐发展出情感因素，并被进入熟人关系范围。一个简单的界限也以熟人关系的平均值为界，18 分以上视为熟人关系，以下则是弱关系。

5，“认识的人”被归类的关系类型包括弱关系、熟人关系和拟似家人关系这三种关系。其中弱关系约占 43.83%，熟人关系约占 33.33%，家人关系约占 20.83%。而不同关系类型的亲密度得分有很大差异：弱关系最低得分是 4，最高得分是 15，平均得分为 8.6364；熟人关系最低得分是 11，最高得分是 21，平均得分为 19；拟似家人关系最低得分是 19，平均得分是 23.4。

据此可以发现，“认识的人”并非如我们预想的那样仅仅是比普通朋友更弱的一种关系，而是朋友、亲戚关系之外一些关系的一种指称。一般理解的朋友通常是平辈之间较为对等的关系。然而在现实中，在上下级之间往往也能看到较为

亲密的关系，比如在学生和老师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有时候这种关系甚至能亲密到类似父母对子女，长兄对弱弟的关系，即达到拟似家人关系的程度。对于在这种关系中居于较弱势地位的填答者而言，他们很难将这种关系归为平等的朋友关系，因此只能将其算作“认识的人”。当然，仅仅是作为一种比普通朋友更弱的关系的情况也是存在，亲密程度得分在用来判断具体的关系类型上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王绍光、刘欣. 2002. “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 *社会学研究* 3:23-30。
- 边燕杰、李煜. 2001. “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 *清华社会学评论* 2:1-18。
- 陈介玄. 1994. *协力网络与生活结构—台湾中小企业的社会经济分析*. 台北：联经出版社。
- 陈介玄. 1995. *货币网络与生活结构—地方金融、中小企业与台湾世俗社会之转化*. 台北：联经出版社。
- 黄光国. 1988. *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 罗家德、朱庆忠. 2004. “人际网络结构因素对工作满足之影响.” *中山管理评论* 12(4):795-823。
- 罗家德. 2006. “华人的人脉—个人中心信任网络.” *关系管理研究* 3:1-24。
- 罗家德. 2007. *中国人的信任游戏*. 北京：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
- 罗家德、张佳音. 2007. “强、弱之分适用于中国人的关系吗?--以组织内交换关系为例.” 中国管理学会 2007 南京年会，11 月 20 日--11 月 22 日。
- 杨宜音. 1995. “试析人际关系及其分类—兼与黄光国先生商榷.” *社会学研究* 5:18-23。
- 杨国枢. 1993.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 杨国枢、余安邦主编.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论与方法篇*.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 翟学伟. 2005.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 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Burt, R. (1984). Network items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 6: 293-339.
- Davis, J. A, Holland, P. W., and Leinhardt, S. (1971). Comments on Professor Mazur's hypothesis about interpersonal senti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309-311.
- Fei, H. T. (1948). *Peasant life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 Heider, F. (1958). *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iley.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80.
- Hallinann, M. T., and Hutchins, E. E. (1980). *Structural effects on dyadic change*.

- Social Forces, 59: 229-245.
- Holland, P.W., and Leinhardt, S. (1975).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ocal structure in social networks. In Heise, D.R. (ed.),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76, pages 1-45.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Hwang, K. K. 1987.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944-974.
- Krackhardt, D. (1992). 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 The importance of philos in organizations. In N. Nohria, & R. G. Eccles (Eds.), *Networks and organiza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Leinhardt, S. (1972). Developmental change in the sentiment structure of children's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202-212.
- Leinhardt, S. (1973).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itive structure in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Behavioral Science*, 12: 260-271.
-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sden, Peter and Campbell, K. (1984). Measuring tie strength. *Social Forces*, 63, 2: 483-501.
- Wasserman, Stanley and Faust, K.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姓名一	姓名二	姓名三	姓名四	姓名五	姓名六	姓名七
壹、你和他/她們的關係是 一、 父母子女夫妻關係 二、 兄弟姊妹關係 三、 好朋友關係 四、 親戚關係 五、 普通朋友 六、 認識的人							
貳、我和他認識了 (2) 剛剛認識 (4) 半年到一年 (6) 一年到三年 (8) 三年到十年 (10) 十年以上							
、我和他談的話題包括有 (1) 天氣 (2) 限於公事 (3) 電影、電視、消費、旅遊、娛樂活動的資訊 (4) 政治 (5) 共同的興趣，交換相關知識與心得 (6) 個人私事如健康狀況、工作滿意、財務情況 (7) 共同認識的人，如我喜歡誰、不喜歡誰 (8) 深入討論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意識型態 (9) 婚姻、性 (10) 私人感情生活							

<p>肆、我和他除了公事外會一起作些什麼事？</p> <p>(1) 我們不曾有任何非上班時間的接觸</p> <p>(2) 會一起參加一些群體活動</p> <p>(3) 中午一起吃個午餐</p> <p>(4) 晚上會一起吃晚飯</p> <p>(5) 私下一起去作些娛樂活動</p> <p>(6) 兩家人會聚在一起從事休閒活動</p> <p>(7) 會借你他/她一個月薪水以上的錢</p> <p>(8) 我們會相約一起旅遊，或我旅行時會住在他/她家</p> <p>(9) 會對你個人作人處世提出規勸意見</p> <p>(10) 我有重大困難，他/她會犧牲自己重大利益主動來幫忙</p>							
<p>伍、我和他有多少共同認識的人（朋友、親戚、鄰居、或家人）</p> <p>(1) 沒有什麼共同認識的人</p> <p>(4) 一群都不太熟的共同認識的人</p> <p>(7) 一小群十分熟的共同認識的人</p> <p>(10) 好幾群十分熟的共同認識的人</p>							

